

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 第十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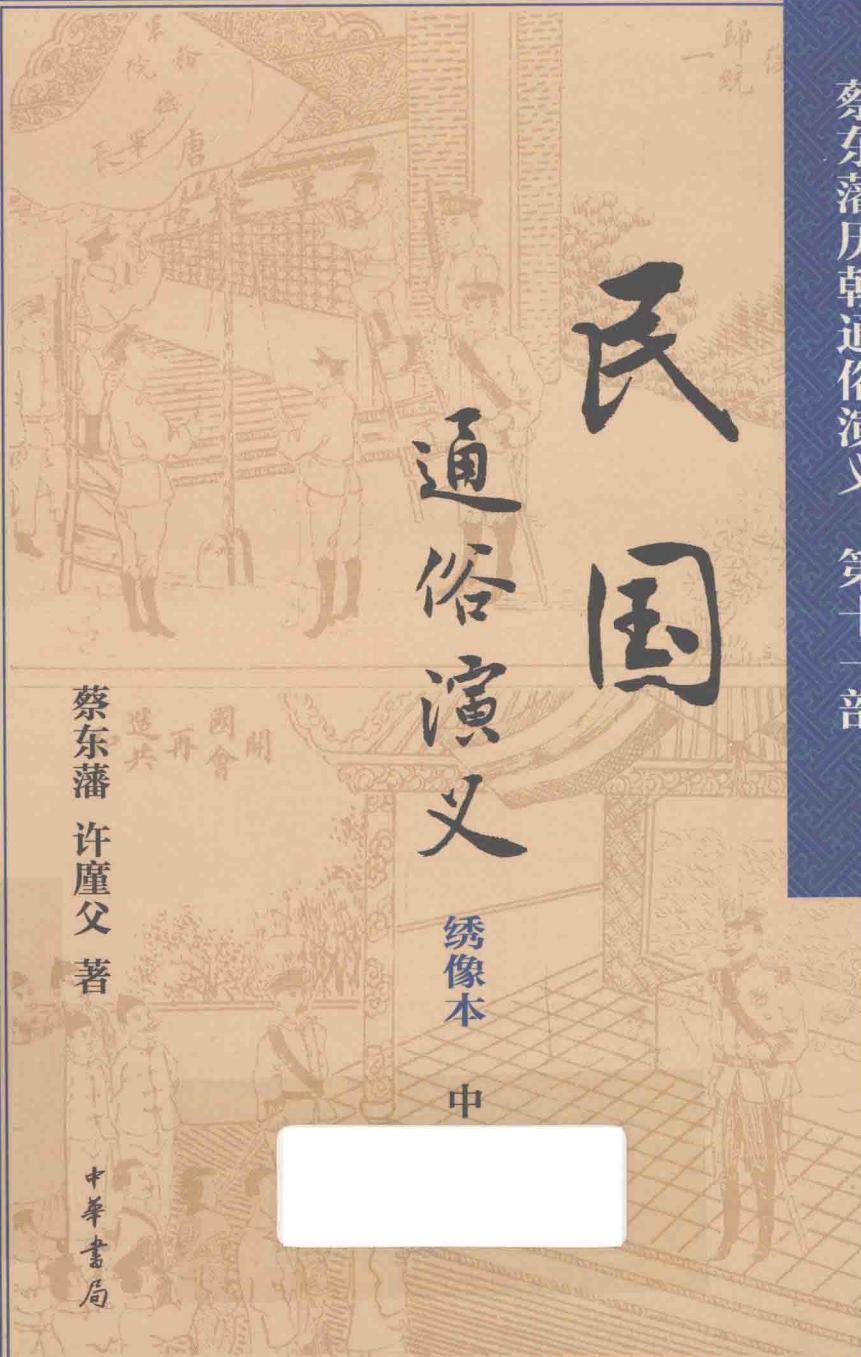
民
國

通俗演义

绣像本 中

蔡东藩 许廑父 著

中華書局



蔡东藩 历朝通俗演义

绣像本

第十一部

民国通俗演义（中）

蔡东藩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通俗演义 / 蔡东藩, 许廑父著. — 北京 : 中华书局, 2015.7

(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

ISBN 978-7-101-10616-9

I. 民… II. ①蔡… ②许…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82216号

书 名 民国通俗演义
著 者 蔡东藩 许廑父
丛 书 名 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
责任编辑 李若彬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版 次 2015年7月北京第1版
201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40 字数1133千字
印 数 1-10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616-9
定 价 86.00元

目 录

第一回	揭大纲全书开始 乘巨变故老重来	1
第二回	黎都督复函拒使 吴军统被刺丧元	8
第三回	奉密令冯国璋逞威 举总统孙中山就职	16
第四回	复民权南京开幕 抗和议北伐兴师	23
第五回	彭家珍狙击宗社党 段祺瑞倡率请愿团	30
第六回	许优待全院集议 允退位民国造成	37
第七回	请瓜代再开选举会 迅专使特辟正阳门	44
第八回	变生不测蔡使遭惊 喜如所期袁公就任	51
第九回	袁总统宣布约法 唐首辅组织阁员	58
第十回	践夙约一方解职 借外债四国违言	65
第十一回	商垫款熊秉三受谤 拒副署唐少川失踪	72
第十二回	组政党笑评新总理 噤军人胁迫众议员	79
第十三回	统中华厘订法规 征西藏欣闻捷报	86
第十四回	张振武赴京伏法 黎宋卿通电辩诬	93
第十五回	孙黄并至协定政纲 陆赵递更又易总理	101
第十六回	祝国庆全体胪欢 窃帝号外蒙抗命	108
第十七回	示协约惊走梁如浩 议外交忙煞陆子欣	115
第十八回	忧中忧英使索复文 痘上病清后归冥篆	122
第十九回	竟选举党人滋闹 斥时政演说招尤	129
第二十回	宋教仁中弹捐躯 应桂馨泄谋拘案	137
第二十一回	讯凶犯直言对簿 延律师辩讼盈庭	144
第二十二回	案情毕现几达千言 宿将暴亡又弱一个	152
第二十三回	开国会举行盛典 违约法擅签合同	159

第二十四回	争借款挑是翻非 请改制弄巧成拙	167
第二十五回	烟沉黑幕空具弹章 变起白狼构成巨祸	174
第二十六回	暗杀党群诛湖北 讨袁军树帜江西	181
第二十七回	战湖口李司令得胜 弃江宁程都督逃生	188
第二十八回	劝退位孙袁交恶 告独立皖粤联镳	196
第二十九回	郑汝成力守制造局 陈其美战败春申江	203
第三十回	占督署何海鸣弄兵 让炮台钮永建退走	211
第三十一回	逐党人各省廓清 下围城三日大掠	218
第三十二回	尹昌衡回定打箭炉 张镇芳怯走驻马店	225
第三十三回	遭弹劾改任国务员 冒公民胁举大总统	233
第三十四回	踵事增华正式受任 争权侵法越俎遗员	240
第三十五回	拒委员触怒政府 借武力追索证书	247
第三十六回	促就道副座入京 避要路兼督辞职	254
第三十七回	罢国会议员回籍 行婚礼上将续姻	261
第三十八回	让主权孙部长签约 失盛誉熊内阁下台	267
第三十九回	逞阴谋毒死赵智庵 改约法进相徐东海	274
第四十回	返老巢白匪毙命 守中立青岛生风	282
第四十一回	谋世袭内府藏名 恋私财外交启衅	290
第四十二回	廿一款恃强索诺 十九省拒约联名	296
第四十三回	榻前会议忍辱陈词 最后通牒恃威恫吓	304
第四十四回	忍签约丧权辱国 倡改制立会筹安	312
第四十五回	贺振雄首劾祸国贼 罗文干立辞检察厅	320
第四十六回	情脉脉洪姨进甘言 语詹詹徐相陈苦口	328
第四十七回	袁公子坚请故军统 梁财神发起请愿团	335
第四十八回	义儿北上引侶呼朋 词客南来直声抗议	342
第四十九回	竞女权喜赶热闹场 征民意咨行组织法	349
第五十回	逼故宫劝除帝号 传密电强胁舆情	357
第五十一回	遇刺客险遭毒手 访名姝相见倾心	364

第五十二回	伪交欢挟妓侑宴 假反目遣眷还乡	372
第五十三回	五公使警告外交部 两刺客击毙镇守官	381
第五十四回	京邸被搜宵来虎吏 津门饯别夜赠骊歌	390
第五十五回	胁代表迭上推戴书 颁申令接收皇帝位	398
第五十六回	贿内廷承办大典 结宫眷入长女官	407
第五十七回	云南省宣告独立 丰泽园筹议军情	414
第五十八回	庆纪元于夫人闹宴 仍正朔唐都督誓师	422
第五十九回	声罪致讨檄告中原 构怨兴兵祸延邻省	428
第六十回	泄秘谋拒绝卖国使 得密书发生炸弹案	436
第六十一回	争疑案怒批江朝宗 督义旅公推刘显世	443
第六十二回	侍宴乞封两姨争宠 轻装观剧万目评花	451
第六十三回	洪宠妃卖情庇女党 陆将军托病见亲翁	458
第六十四回	暗刺明讥冯张解体 邀功争宠川蜀鏖兵	465
第六十五回	龙觐光孤营受困 陆荣廷正式兴师	472
第六十六回	埋伏计连败北军 警告书促开大会	479
第六十七回	撤除帝制洪宪消沉 怅断皇恩群姬环泣	487
第六十八回	迫退位袁项城丧胆 闹会场颜启汉行凶	495
第六十九回	伪独立屈映光弄巧 卖旧友蔡乃煌受刑	503
第七十回	段合肥重组内阁 冯河间会议南京	510
第七十一回	陈其美中计被刺 陆建章缴械逃生	518
第七十二回	好迁怒陈妻受谴 硬索款周妈生嗔	525
第七十三回	论父病互斗新华宫 托家事做完皇帝梦	533
第七十四回	殉故主留遗绝命书 结同盟抵制新政府	541
第七十五回	袁公子扶榇归故里 李司令集舰抗中央	548
第七十六回	段芝泉重组阁员 龙济光久延战祸	556
第七十七回	撤军院复归统一 开国会再造共和	564
第七十八回	举副座冯华甫当选 返上海黄克强病终	571
第七十九回	目断乡关伟人又歿 蛊开府院政客交争	578

第八十回	议宪法致生内讧 办外交惹起暗潮	585
第八十一回	绝邦交却回德使 攻督署大闹蜀城	593
第八十二回	托公民捣乱众议院 请改制哗聚督军团	600
第八十三回	应电召辫帅作调人 撤国会军官甘副署	607
第八十四回	偕老友带兵入京 叩故宫夤夜复辟	614
第八十五回	梁鼎芬造府为说客 黎元洪假馆作寓公	622
第八十六回	誓马厂受推总司令 战廊坊击退辫子军	629
第八十七回	张大帅狂奔外使馆 段总理重组国务员	637
第八十八回	代总统启节入都 投照会决谋宣战	645
第八十九回	筹军饷借资东国 遣师旅出击南湘	653
第九十回	傅良佐弃城避敌 段祺瑞卸职出都	660
第九十一回	会津门哗传主战声 阻蚌埠折回总统驾	667
第九十二回	遣军队冯河间宣战 劫兵械徐树铮逞谋	674
第九十三回	下岳州前军克敌 复长沙迭次奏功	681
第九十四回	为虎作伥再借外债 困龙失势自乞内援	688
第九十五回	闻俄乱筹备国防 集日员会商军约	695
第九十六回	任大使专工取媚 订合同屡次贷金	702
第九十七回	逞辣手擅毙陆建章 颁电文隐斥段祺瑞	709
第九十八回	举总统徐东海当选 申别言冯河间下台	717
第九十九回	膺首选发表宣言书 借外债劝告军政府	724
第一百回	呼奥援南北谋统一 庆战胜中外并胪欢	732
第一百零一回	集灵囿再开会议 上海滩悉毁存烟	739
第一百零二回	赞和局李督军致疾 示战电唐代表生嗔	746
第一百零三回	集巴黎欣逢盛会 争胶澳勉抗强权	754
第一百零四回	两代表沪渎续议 众学生都下争哗	761
第一百零五回	遭旁殴章宗祥受伤 逾后垣曹汝霖奔命	769
第一百零六回	春申江激动诸团体 日本国殴辱留学生	777
第一百零七回	停会议拒绝苛条 徇外情颁行禁令	785

第一百零八回	迫公愤沪商全罢市	留总统国会却咨文	793
第一百零九回	乘俄乱徐树铮筹边	拒德约陆徵祥通电	801
第一百一十回	罢参战改设机关	撤自治收回藩属	809
第一百一十一回	易总理徐靳合谋	宴代表李王异议	816
第一百一十二回	领事官祖凶调舰队	特别区归附进呈文	823
第一百一十三回	对日使迭开交涉	为鲁案公议复书	831
第一百一十四回	挑滇衅南方分裂	得俄牒北府生疑	838
第一百一十五回	张敬尧弃城褫职	吴佩孚临席摅词	845
第一百一十六回	罢小徐直皖开战衅	顾大局江浙庆和平	852
第一百一十七回	吴司令计败段芝贵	王督军诱执吴光新	859
第一百一十八回	闹京畿两路丧师	投使馆九人避祸	867
第一百一十九回	日公使保留众罪犯	靳总理会叙两亲翁	874
第一百二十回	废旧约收回俄租界	拚余生惊逝李督军	882
第一百二十一回	月色昏黄秀山戕命	牌声历碌抚万运筹	890
第一百二十二回	真开心帮办扶正	假护法军府倒楣	899
第一百二十三回	莫荣新养痈遗患	陈炯明负义忘恩	908
第一百二十四回	疑案重重督军自戕	积金累累巡阅殃民	916
第一百二十五回	赵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驰函劝吴	924
第一百二十六回	取岳州吴赵鏖兵	演会戏陆曹争艳	933
第一百二十七回	醋海多波大员曳尾	花魁独占小吏出头	940
第一百二十八回	嫖吏厨官仕途生色	叶虎梁燕交系弄权	949
第一百二十九回	争鲁案外交失败	攻梁阁内哄开场	957
第一百三十回	强调停弟兄翻脸	争权利姻娅失欢	966
第一百三十一回	启争端兵车络绎	肆辩论函电交驰	972
第一百三十二回	警告频施使团作对	空言无补总统为难	979
第一百三十三回	唱凯旋终息战祸	说法统又起政潮	986
第一百三十四回	徐东海被迫下野	黎黄陂受拥上台	993
第一百三五回	受拥戴黎公复职	议撤兵张氏求和	1001

第一百三十六回	围公府陈逆干纪 避军舰总理蒙尘	1009
第一百三十七回	三军舰背义离黄埔 陆战队附逆陷长洲	1016
第一百三十八回	离广州乘桴论时务 到上海护法发宣言	1024
第一百三十九回	失名城杨师战败 兴大狱罗氏蒙嫌	1031
第一百四十回	朱培德羊城胜敌 许崇智福建鏖兵	1039
第一百四十五回	发宣言孙中山回粤 战北江杨希闵奏功	1046
第一百四十二回	臧致平困守厦门 孙中山讨伐东江	1053
第一百四十三回	战博罗许崇智受困 截追骑范小泉建功	1063
第一百四十四回	昧先机津浦车遭劫 急兄仇抱犊崮被围	1073
第一百四五回	避追剿肉票受累 因外交官匪议和	1082
第一百四十六回	吴佩孚派兵入四川 熊克武驰军袭大足	1090
第一百四十七回	杨春芳降敌陷泸州 川黔军力竭失重庆	1100
第一百四十八回	朱耀华乘虚袭长沙 鲁涤平议和诛袁植	1108
第一百四十九回	救后路衡山失守 争关余外使惊惶	1117
第一百五十回	发宣言改组国民党 急北伐缓攻陈炯明	1125
第一百五十五回	下辣手车站劫印 讲价钱国会争风	1134
第一百五十二回	大打武汉长争总理 小报复政客失阁席	1143
第一百五十三回	宴中兴孙美瑶授首 窜豫东老洋人伏诛	1151
第一百五十四回	养交涉遗误佛郎案 巧解释轻回战将心	1160
第一百五五回	识巧计划湘告大捷 设阴谋孙督出奇兵	1172
第一百五十六回	失厦门臧杨败北 进仙霞万姓哀鸣	1181
第一百五十七回	受贿托倒戈卖省 结去思辞职安民	1190
第一百五十八回	假纪律浙民遭劫 真变化卢督下台	1200
第一百五十九回	石青阳团结西南 孙中山宣言北伐	1209
第一百六十回	筹军饷恢复捐官法 结内应端赖美人兵	1220

卷一百六十
第一百六十回 筹军饷恢复捐官法 结内应端赖美人兵
1220

第五十三回

五公使警告外交部 两刺客击毙镇守官

却说蔡锷至总统府，当由朱、王二人，先行入报，并谈及蔡寓情形。袁总统道：“我道他有干练才，可与办国家大事，谁知他尚未能治家呢。”慢着，你也未必能治家。当下传见蔡锷，锷入谒后，老袁也不去问他家事，但云：“早晨进来，我尚未起，究竟为什么事件，须待商议？”锷即以各省界划，亟待派员调查，应请大总统简派等情。老袁道：“我道是何等重事，若为了经界事件，你不妨拟定数员，由我过印，便好派去。”锷乃应诺。老袁又顾及王、朱二人道：“国民代表大会，究若何了？”朱启钤道：“近接各省来电，筹备选举投票，已有端倪，不日当可蒇(chǎn)事了。”老袁又道：“近省当容易了事，远省恐一时难了呢。”言已，向蔡锷注视半晌，王揖唐已从旁窥着，便道：“省分最远，莫如滇南，松坡在滇有年，且与唐、任诸人，素称莫逆，何勿致书一催，叫他赶办呢。”蔡锷便接着道：“正是，锷即去发一密电，催他便了。”老袁道：“闻上海的亚细亚报馆，屡有人抛掷炸弹，馆中人役，有炸死的，有击伤的，分明是乱党横行，扰害治安，实在要严行缉办，尽力芟除方好哩。”杀不尽的乱党，为之奈何。王揖唐道：“该报馆内总主笔薛子奇，曾有急电传来，该报于十月十日出版，次日晚间，即发生炸弹案，被炸毙命，共有三人，击伤约四五人，亏得没有重要人物。近日又发现二次炸弹，幸无伤害。该报馆日夕加防，中外巡捕，分站如林，想从此可免他虑呢。”亚西亚报馆炸弹案，借此略略叙过。老袁又道：“上海各报，对着帝制问题，不知若何说法？”王揖唐道：“闻各报也赞成帝制，并没有甚么异议呢。”老袁拈着须道：“人心如此，天命攸归，乱党其奈我何呢？”仿佛新莽。蔡锷听不下去，只托言出外发电，先行辞退。朱、王二人，又颂扬数语，随即告辞。

蔡锷既出总统府，忙到电局中发一密电，拍致云南将军唐继尧，及巡

按任可澄两人，文中说是“帝制将成，速即筹备”八字。这八字所寓的意思，是叫唐、任筹备兵力，并不是筹备选举，看官不要误会。只当时蔡锷发电，是奉袁氏命令，侦吏自然不去检查，况只说“筹备”二字，语意含糊得很，就使被人察觉，也没甚妨碍。自密电发出后，匆匆归寓，特属妥人王伯群，密诣云南，叫他面达唐、任，速即备兵举义，自己当即日来滇，赞助独立等语。伯群去后，他稍稍放下了心，专意伺隙出都，事且慢表。

且说国务卿徐世昌，见袁总统一意为帝，始终不悟，意欲继李经羲、张謇诸人的后尘，洁身出京，免为世诟。但恐老袁猜忌太深，疑有他志，反为不妙，因此于无法中想了一法，借着老病二字，作为话柄，向袁请假。袁总统不得不准，且命他出赴天津，静养数天，俟旧病全愈，再行来京供职。这数语正中徐氏心怀，乐得脱离秽浊，去做几日闲散的人物。袁氏之命徐赴津，恐其联段为变，否则何必替他择地。这国务卿的职务，遂命陆徵祥兼代。陆本是个好好先生，袁总统叫做什么，他也便做什么。过了两三天，又由总统府中，派委董康、蔡宝善、麦秩严、夏寅官、傅增湘等，稽查国民代表选举事务，一面催促各省，速定选举代表投票日期，及决定国体投票日期。当时函电纷驰，内出外入，无非是强奸民意的办法。董康、蔡宝善等，且因各省复报投票期间，迟速不一，复商令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电咨各省，限定两次投票期间，自十月二十八日起，至十一月二十日止，不得延误。至最关紧要的又有两电，文字很多，小子但将最要数语，分录如下：

按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原咨，内称：本月十九日开会讨论，佥以全国国民前后请愿，系请速定君主立宪，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应即以君主立宪为标题，票面应印刷君主立宪四字，投票者如赞成君主立宪，即写“赞成”二字，如反对君主立宪，即写“反对”二字。至票纸格式，应由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拟定，转知各监督办理。当经本院依法议决，相应咨请大总统查照施行等因，奉交到局。除咨行外，合亟遵照电行各监督查照，先期敬谨将“君主立宪”四字标题印刷于投票纸，钤盖监督印信，并于决定国体投票日期，示国民代表一体遵行。

前电计达，兹由同人公拟投票后，应办事件如下：(一)投票决定国体后，须用国民代表大会名义，报告票数于元首及参政院；(二)国民代表大会推戴电中，须有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字样；

(三)委任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电，须用各省国民大会名义。此三项均当预拟电闻。投票毕，交各代表阅过签名，即日电达。至商军政各界推戴电，签名者愈多愈妙。投票后，三日内必须电告中央。将来宣诏登极时，国民代表大会，及商军政各界庆祝书，亦请预拟备用，特此电闻。

各省将军巡按使，叠接各电，有几个敬谨从命，有几个未以为是，但也不敢抗议，乐得扯着顺风旗，备办起来。谁知国内尚未起风潮，国外已突来警耗，日、英、俄三国公使，先后到外交部，干涉政体，接连是法、意两国，亦加入警告，又惹起一场外交问题来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相传五九条约，老袁违背民意，私允日本种种要索。应四十四回。他的意思，无非想日本帮忙，为实行帝制的护身符。所以帝制发现，日使日置益氏，动身归国，中外人士，多疑老袁授意日使，要他返商政府，表示赞同。但外交总长陆徵祥，及次长曹汝霖，并未受过袁氏嘱托，与日使暗通关节，此次闻着谣言，曾在公会席间，当众宣言道：“中日交涉方了，又倡出帝制问题，恐外人未必承认，这个难题目，我等却不能再做呢。”这一席话，分



明是自释嫌疑，偏被袁氏闻知，即取出勋二三位的名目，分赏陆、曹，不值铜钱的勋位，乐得滥给。并宣召两人入内，密与语道：“外交一面，我已办妥，你等可不必管了。”陆、曹二人，唯唯而出，总道是安排妥当，不劳费心，哪知十月二十八日午后一句钟，驻京日本代理公使，暨英、俄两公使，同至外交部，访会外交总长。陆徵祥当然接见，彼此坐定，即由日本代理公使开口道：“贵国近日，筹办帝制，真是忙碌得很，但里面反对的人，也很不少，倘或帝制实行，恐要发生事变。现在欧战未了，各国都静待和平，万一贵国有变乱情形，不但是贵国不幸，就是敝国亦很加忧虑。本大使接奉敝政府文件，劝告贵国，请贵政府注意。”言毕，即从袖中取出警告文来，当由陆总长接着，交与翻译员译作华文。英公使徐徐说道：“日本代表的通告，本公使亦具同情。”俄公使也接入道：“日代表及英公使的说话，本公使也非常同意。”陆总长正要答话，翻译员已译完日文，交给过来，但见纸上写着：

中国近时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当竭力遏阻，借杜新纠纷之发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实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此无可讳饰者也。反对风潮之烈，远出人意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之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直接间接不有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全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政府，并询问中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

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并此声明。

陆总长览毕，竟发了一回怔，半晌才发言道：“敝国政体，正待国民解决，并非定要改变。就是我大总统，也始终谨慎，不致率行，请贵公使转达贵国政府，幸毋过虑！”日代使哼了一声道：“袁总统的思想，本代使也早洞悉了。中国要改行帝制，与仍旧共和，都与敝国无涉，不过帝制实行，定生变乱，据我看来，还是劝袁总统打消此念。贵总长兼握枢机，责任重大，难道可坐观成败么？”应被嘲笑。陆总长被他讥讽，不由的脸上一红。英公使复接着道：“总教贵政府即日答复，能担保全国太平，各国自不干涉了。”陆总长答声称“是”。日、英、俄公使，乃起座告辞。陆送别后，返语曹汝霖道：“总统曾说外交办妥，为何又出此大乱子？我正不解。”曹汝霖道：“既有三国警告，总须陈明总统，方可定夺。”陆徵祥道：“那个自然，我与你且去走一遭，何如？”汝霖点首，遂相偕入总统府。

老袁正坐在怀仁堂，检阅各省电文，欢容满面，一闻陆、曹进谒，立即召见，便道：“各省决定君主立宪，已有五省电文到了。”陆、曹两人，暗暗好笑，你觑我，我觑你，简直是不好发言。还是老袁问及，才说明三国警告事，并将译文递陈。老袁瞧了一遍，皱着眉道：“日使日置益，已经承认了去，为什么又有变卦呢？”陆徵祥道：“他还要我即日答复哩。”老袁道：“答复也没有难处，就照现在情形，据实措词便了。且我也并非即欲为帝呢。”还要自讳。陆总长道：“是否由外交部拟稿，呈明大总统裁夺，以便答复？”老袁道：“就是这样办法罢。”陆、曹二人退出，当命秘书草定复稿，经两人略略修饰，复入呈老袁。老袁又叫他窜易数字，然后录入公牍，正式答复。其文云：

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完全系中国内政，然既承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端，

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民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业，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之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政府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公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大总统曾于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见，认为不合时宜。十月十日大总统申令，据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请改定国体，又告以轻率更张，殊非所宜，并诫各选举监督，遵照法案，慎重将事。十月十二日，又电令各省选举监督，务遵法案，切实奉行，勿得急遽潦草各等因。足见政府本不赞成此举，更无急激谋变更国体之意也。本国约法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听诸国民之公决。政府处此困难，多方调停，一为尊重法律，一为顺从民意，无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数国民意愿，现既以共和为不适宜于中国，而问题又既付之国民代表之公决，此时国是，业经动摇，人心各生观望，政府即受影响，商务已形停滞，奸人又乘隙造谣，尤易惊扰人心。倘因国是迁延不决，酿成事端，本国人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侨民，亦难免恐慌。国体既付议决，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险，此显而易见者也。当国体讨论正烈之际，政府深虑因此引起变故，一再电询各省文武官吏，能否确保地方秩序，该官吏等一再电复，佥谓国体问题，如从民意解决，则各省均可担任地方治安，未据有里面反对炽烈，情形可虑之报告，政府自应据为凭信。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逋逃外国，或其他中国法权不到之处，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信，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当贵国政府劝告之时，各省决定君主立宪者，已有五省，各省

投票之期，亦均不远。总之在我国国民，则期望本国长治久安之乐利，在政府则并期望各友邦侨民，均得安心发达其事业，维持东亚之和平，正与各友邦政府之苦心，同此一辙也。以上各节，即希转达贵政府为荷。

越数日，日本代理公使，又到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声言中政府答复文，甚不明了，请再明白答复。当经陆总长面答道“目下国体投票，已有十多省依法办理，总之民意所趋，非政府所能左右，敝政府如可尽力，无不照办，借副友邦雅意”等语。欺内欺外，全是说谎。日代使乃去。嗣复接法、意两国警告文，大致与三国警告相同，又由外交部答复，只推到民意上去，且言“政府必慎重将事，定不致有意外变乱，万一乱党乘机起衅，我政府亦有完全对付的能力，请不必代虑”云云。于是各国公使，乃暂作壁上观，寂静了好几天。各省投票，亦依次举行，全是遵照政府所嘱，硬迫国民代表，赞成君主立宪。袁总统方觉得顺手，快慰异常。

到了十一月十日晚间，忽来了上海急电，镇守使郑汝成被刺殒命，风潮来了。老袁不禁大惊。看官阅过前文，应知郑汝成为袁氏爪牙，老袁正格外倚重，为何忽被刺死呢？小子就事论事，但知刺客为王明山、王晓峰二人，当民国四年十一月十日，系日本大正皇帝登极期间，郑汝成为上海长官，例应向驻沪日本领事馆，亲往庆贺。是日上午十时，郑汝成整衣出署，邀了一个副官，同坐汽车，向日本领事馆进发。路过外白渡桥，但听得扑的一声，黑烟迸裂，直向汝成面旁扑过，幸还没有击着，慌忙旁顾副官，那副官也还无恙，仍勉强的坐着，正要开口与语，哪知炸弹又复掷来，巧巧从头上擦过，汝成忙把头一缩，侥幸的不曾中弹，那粒炸弹却飞过汽车，向租界上滚过去了。两击不中，故作反笔。副官也还大胆，忽向怀中取出手枪，拟装弹还击，不防那抛掷炸弹的刺客，竟跃上汽车，一手扳着车档，一手用枪乱击，接着数响，那副官已受了重伤，魂灵儿离开身子，向森罗殿上，实行报到；还有一个掌机的人员，也跟着副官，一同到冥府中去；只有郑汝成已中一弹，还未曾死，要想逃遁，千难万难，看那路上的行人，纷纷跑开，连中西巡捕，也不知去向，急切无从呼救，正在惊惶万分的时候，复见一刺客跃入车中，用着最新的手枪，扳机猛击，所射弹子，好似生着眼睛，颗颗向汝成身上，钻将进去。看官！试想一个血肉的身躯，怎经得如



许弹子，不到几分钟工夫，已将赫赫威灵的镇守使，击得七洞八穿，死于非命。了结一员上将。那时两个刺客，已经得手，便跃下汽车，觅路乱跑，怎奈警笛呜呜，一班红头巡捕，及中国巡捕，已环绕拢来，将他围住。他两人手中，只各剩了空枪，还想装弹退敌，无如时已不及，那红头巡捕，统已伸着蒲扇般的黑掌，来拿两人，两人虽有四手，不敌那七手八脚的势力，霎时间被他捉住，牵往捕房，当由中西谳官，公同审讯。两人直认不讳，自言姓名，叫作王明山、王晓峰，且云：“郑汝成趋奉老袁，残害好人，我两人久思击他，今日被我两人击死，志愿已遂，还有什么余恨？只管由你枪毙罢了。”谳官又问为何人主使，两人齐声道：“是四万万人叫我来打死郑汝成的。”言已，即瞑目待死，任由谳官问长问短，只是一语不发。

当下由上海地方官等，飞电京都。老袁闻知，很是悲惜，即电饬上海地方官，照会捕房，引渡凶犯，一面优议抚恤，结果是王明山、王晓峰两犯，由捕房解交地方官问成极刑，枪决在上海高昌庙。郑汝成的优恤，是给费二万，赐田三千，又封他为一等侯爵。看官记着，这五等分封，便是郑汝成开始。小子有诗吊郑汝成道：